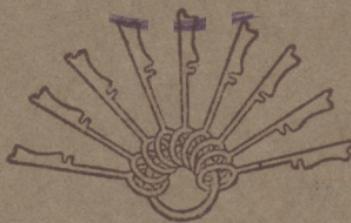


初 中 學 生 文 庫  
基 瑪 爾

者 編 鮑 維 湘



中 华 書 局 編 印

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印刷  
民國二十五年二月發行

初中文庫基 瑪 爾 (全一冊)

◎ 定價銀一角五分

編者鮑維湘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
代表人 陸費逵

中華書局印刷所

上 海 澳 門 路

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

# 基瑪爾

## 目次

目次

- |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〇 | 向着西方的路途邁進       | 四二 |
| 九  | 第一任的大總統         | 三六 |
| 八  | 實力的表現           | 三三 |
| 七  | 世人口中的「新土耳其獨立宣言」 | 一七 |
| 六  | 「祖國的末日已經臨頭了」    | 一四 |
| 五  | 世界大戰期中          | 一六 |
| 四  | 革命生活的展開         | 一二 |
| 三  | 少年時代            | 一〇 |
| 二  | 幼年時代            | 六  |
| 一  | 土耳其的新救主         | 一  |

# 基 址

公  
元

過一次

熱烈地慶

在這

海軍、陸戰

由總代表

大綱

攝述十年

其以一廟

方遺教，今

社會的活動，已與他國絕少殊異。今日的土耳其男子，已不復寬袍幅首，而穿戴最新式的西裝西帽，努力從事於銀行、貿易、製造、建造鐵路、土木工程、建築、教育以及醫藥諸業；土耳其的婦女已能做縣知事、市參事、大學教授、史學專家、郵政雇員、打字員、體育專家以及婚姻監理官等職業，甚至有婦女飛行家哈努姆氏，將參加這次慶祝共和的結隊飛行，由伊斯丹布爾飛到安哥拉來……』

在那一天，世界各國政府都紛紛地拍電道賀，表示對土耳其政府敬慕之意。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甯、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，以及代理外交人民委員長克萊司丁司基，都由莫斯科致函基瑪爾大總統、土國內閣總理伊斯美提（Ismet Pasha）表示慶賀。莫斯科的蘇聯政府公報「伊斯維斯太報」刊載着副外委加拉罕氏的一篇讚頌土國的文字。文中說到土耳其羣衆對於帝國主義掠奪的鬪爭，以及土耳其共和國年來在政治上、經濟上、文化上的偉大成就，喚起了作為土耳其友人的蘇聯的仰慕。

英國的外相西門，也在那天致電土耳其的外交部長，表示慶賀，並希望土耳其的繁榮和幸福，在賢明總統領導之下，與日俱進。

我們再來看看那歐戰時和土耳其聯盟的德國的表示吧！德國的首都柏林，在那天也遙遙地爲土國慶祝。國社黨挺進隊的精銳一大隊，特地開到土耳其大使館的門首，作爲土耳其大使館的榮譽警衛隊；挺進隊的各長官則入大使館，向土耳其大使致賀。挺進隊的長官並且還特地備了上面繕着半月和卍字兩國國徽的花籃，親贈給大使夫人。最後，土耳其大使又在兩國國歌演奏聲中，檢閱德國特派的榮譽警衛隊。

像這種「舉世矚目」的光榮盛典，不要說土耳其，就是在全世界也並不常見。

讀者諸君！我們看了以上的記載，千萬別以爲土耳其是一向被列強這樣的尊重的。恰恰是一個相反，土耳其在昔是一個極被世界各國瞧不起的國家。土耳其人在昔是極被人鄙視的民族，雖然他們的祖宗也會幹過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，有着極光榮的歷史。如果我們平日對世界史稍稍有點關心的，我們該不會不知道關於土耳其帝國興衰的史實吧。土耳其人本屬黃種，是一種游牧民族，住在天山一帶，我國隋唐時候號稱「突厥」的民族，指的便是他們。十三世紀中葉，土耳其的酋長埃爾多格耳（Erteghru），受了蒙古人的壓迫，率領了一部土耳其人，由中亞細亞遷入小亞細亞，和先住在那裏的塞爾

柱土耳其人雜居。一二八八年，埃爾多格耳去世，奧斯曼（Othman）繼爲酋長；到一千三百左右，塞爾柱王統中絕，奧斯曼就代之而起，號稱蘇丹（Sultan回教皇帝的尊號）。奧斯曼是一個雄才大略的領袖，他是土耳其的開國的君主。一三〇一年，東羅馬人大舉來侵，被奧斯曼打得大敗，從此土耳其整軍經武，聲威遠播。奧斯曼死後，歷代蘇丹都是能征善戰，好大喜功；七傳之後，到摩罕默德二世（Mohammed II），更積極地向歐洲進攻，一四五三年竟攻陷東羅馬帝國的京城君士坦丁堡（Constantinople）。自此以後，土人又分向歐洲和非洲拓佔領土，土耳其的版圖竟跨有歐洲東南部、亞洲西南部以及非洲東北部了。三百年來，他們的國家在國際上真是出盡鋒頭，不可一世。但不幸自十六世紀中葉，蘇力曼大帝（Soliman the Magnificent）逝世以後，土耳其隨即由盛而衰，國內政治腐敗，兵隊跋扈，母后和宦官擅權，外則又飽受俄、英、法、普、奧等帝國主義國家的蹂躪。其中尤其是俄國，他們自十八世紀以來，對土耳其總是巧取豪奪，死也不肯放鬆一步。中經十九世紀，以至二十世紀初葉，土耳其的國勢更日趨危殆，祇剩奄奄一息。所謂「近東問題」，就由此而起。俄皇尼古拉一世（Nicholas I）當年在聖彼得堡會晤英國大使時，甚至明白

地說：『在我的身邊有一個病夫，他是頻於危篤抱有重病的人，他的最後的一口氣，恐怕就在今天或明天吧！』尼古拉一世口中的病夫，指的當然就是土耳其。自此以後，歐洲人便把「近東病夫」去稱這老大的土耳其，和稱呼我們中國的「遠東病夫」恰好遙遙相對。

當二十世紀的初葉，即一九一四年，歐洲大戰爆發，土耳其又因和德國親善，加入同盟方面，結果完全失敗，祇得和協約各國締結那賣身契一般的摩德洛斯休戰條約（The Armistice of Mudros），所受一切苛刻待遇，完全照戰敗國例。土耳其的人民從此更陷在水深火熱之中，連一口氣也喘不過來了。然而帝國主義者縱然這樣兇橫，究竟不能萬壽無疆，弱小民族也終有覺醒和反抗的一天！公元一九一九年，土耳其的覺悟民衆們，不忍坐視祖國的滅亡，在賢明英勇的民族英雄基瑪爾領導之下，終於霹靂一聲，爆發了革命運動！基瑪爾和他的同志們經過了數年的艱苦奮鬥，好不容易地才把垂危的病夫——土耳其——救活起來，走上欣欣向榮的路，在國際上爭得一個平等的地位。在今日，土耳其已是亞洲一等的強國，列強對她，都不得不另眼相看，表示尊敬與仰慕。我們試看

土國締造共和十週年紀念時，各國對土的慶賀盛況，以及基瑪爾總統在那天的演說辭，已可窺見土耳其日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地位是如何優越，和他們國內近幾年來各種事業進步的一斑了。基瑪爾那種艱苦卓絕的偉大精神，多麼的使我們欽佩啊！他不單把土耳其從帝國主義的束縛下解救出來，成立了一個獨立國家，而且在這十多年來，他更積極地領導全國人民，朝前的、拚命的幹幹幹，將古老的土耳其改造成一個現代的、進步的、科學的國家。在這「遠東病夫」的我國正急待着拯救的時代，我們來談談土耳其的新救主基瑪爾的生平，該不是無意義的事吧。

## II 幼年時代

穆斯塔法·基瑪爾(Mustapha Kemal Pasha)於公元一八八〇年生於巴爾幹半島東北部的薩羅尼加(Salonica)地方。那時正是土耳其專制魔王哈密德第二(Abdul Hamid II)當國的時代，新月國旗還在薩羅尼加飄揚着，表示出土耳其帝國的殘餘的聲勢。但在這個時候，土耳其的一般青年已開始傾向西歐思想；當時土耳其青年到西歐

去求學的很多，外國教師到土耳其來的為數也不少。基瑪爾的父親，名叫愛里·利查（Ali Riza Bey），原本是薩羅尼加的一個稅關下級官吏，他的薪水很微薄。照他的收入來說，他原祇好送他的兒子進那不要錢的回教學校；再加基瑪爾的母親又是一個宗教的信徒，她竭力主張她的兒子應該由一個回教的教師來指導。可是愛里·利查卻很有些識見，而且富有真誠、堅強的性格，他一心要使他唯一的愛子（基瑪爾的兄弟早年就死了，只有一個妹妹）去受一點現代的、科學的教育。

自然，愛里·利查的主張，是不能獲得他頑固的夫人的同意的。多虧愛里·利查用了種種溫和的手段，終於說服了她。爲兩全計，他們商定在基瑪爾進新式學校之前，先叫他受一番宗教的洗禮。約莫過了六個月光景，他的父親帶他到舍姆雪·愛番迪（Shemsi Effendi）所主辦的學校裏去，那裏是教授着現代科學的。

愛里·利查自兒子入學後，便努力設法來增加他的收入。他辭去了稅關的職務，去經營木材生意，後來居然稍微有了一點積蓄。但不幸他的身體素來衰弱，時隔不久，竟因爲操勞過度，以致積勞成病；沒有多久，他終於拋棄了親愛的妻兒，與世長逝了。基瑪爾的

母親只得帶着孩子，離開了薩羅尼加，到一座名叫拉加桑的村莊中去住，靠着一戶親戚過活。

那戶親戚是一個薄有田產的農人，基瑪爾到了那裏，便在他家做一個牧童，替他們照管牛羊。這個可憐的孤兒對於牧放牛羊的工作，倒感得很有興趣，他覺得鄉村風味實在比城市裏好。他不時的獨個兒坐在田畝間出神。純樸而艱苦的田園生活，培養成他的實際的性格，鍛鍊好他的強健的體格。

約莫過了兩年光景，就是當基瑪爾十一歲的那一年，住在薩羅尼加的一位姑母，願意供給基瑪爾的求學費用，叫他再回到城市裏去讀書。於是，基瑪爾又重新去度學校生活了。他所進的是一所私立預備學校，他在那學校裏的學業雖然很好，可是，因為他性格太剛強，時常和同學們爭執，因此得不到教師們的歡心。有一次，因為和同學爭吵得厲害，有一個先生竟把他打了一頓。他沒法好想，祇得忍氣吞聲，把這冤屈隱忍在心頭。到了放假回家之後，他才對他母親說，他不願再到那個學校裏去了。

基瑪爾陷在失學的苦境中，碰巧有一天，他在街上行走的時候，看到有一個威風凜

凜的土耳其軍官；軍官身上的那一身雄武而漂亮的軍裝，使他對於軍人生活感得非常的羨仰。回到家裏後，他對他的母親說：『媽媽，我一定要準備做一個軍官，因為我可以穿著那麼一身漂亮的制服！』

基瑪爾的母親對於她兒子的願望，竭力的反對。她怎肯讓她那唯一的愛子去上戰場，做礮灰呢？基瑪爾沒法好想，竟背着他母親，暗地裏到父親的一個朋友那裏去商量；那人是一個退職的軍官，藉着他的幫助，基瑪爾便考入了陸軍預備學校。

基瑪爾在這學校裏，成績非常優秀，對於數學尤其擅長，深得數學教師的喜愛。基瑪爾的名字，本來是承襲着父名，叫做穆斯塔法（Mustapha）；但有一次，這位教師對基瑪爾說：『來，穆斯塔法，你的名字是多麼沒有生氣呀！我來給你取一個好的名字吧……「基瑪爾（Kemal）」——好不好，够體面的名字呀！』

從此，他就叫作穆斯塔法·基瑪爾了。原來基瑪爾這一個土耳其語，是含有「正義」的意義的。

數學教師給基瑪爾取名字的時候，他還祇有十四歲，想不到過了一二十多年後，這基

瑪爾的名字，竟成爲全個土耳其甚至是全個世界所熟悉的名字！

### III 少年時代

基瑪爾在薩羅尼加陸軍預備學校畢了業，便升到摩那斯地（Monastir）的陸軍士官學校。摩那斯地在薩羅尼加的西北。當基瑪爾來到這個城市裏的時候，那裏正將要發生戰爭，那就是一八九七年爲爭奪克里脫島（Crete I.）而發生的希土戰爭。在摩那斯地的市街上，時常有整列的軍隊通過，這些親眼目睹的光景，以及時時傳來的戰報，激動了一般青年的愛國心。基瑪爾受到了這些相當強烈的刺激，國家的觀念和民族的意識，開始在他的腦筋裏生起根來。這次戰爭的結局，總算沒有使土耳其民衆失望，希臘軍給安那托里亞（Anatolia）的土國勇士們打了一個敗仗。

到了二十歲的那一年，基瑪爾已在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了。他爲了要對軍事知識作更進一步的造就，便又到國都君士坦丁堡去進了陸軍大學。

君士坦丁堡，這位置於博斯普魯斯海峽（Bosporus Strait）的古代名城，是多麼的

引起年輕的基瑪爾好奇的趣味！他起初到了那裏，曾經一度陷入了享樂的生活，但這種生活並沒有繼續得怎樣久；他感覺到有一種重任擋在自己的肩頭，使他急切地去追求另一種的新生命；因為，他在那時，早已觀察到現實的世界了。他知道國家的組織已在發生動搖；西歐民族思想的狂潮逐漸捲向東方，使他深深地受到激動。他在大學第三學年的時候，因為軍事學識的優越，被選入參謀本部的訓練班，此後，他就開始了實際的行動。他集合了許多同志，組織了一個名叫「自由協會」的祕密團體。他們祕密地出版一種刊物，致力於革命的宣傳工作。

當時，土耳其的君主是哈密德第二，他是一個十足的專制暴君。他雇用了大批偵探，去撲滅國內自由思想的火燄。凡是土耳其臣民，祇要稍稍有一點風說他是感受着法蘭西革命思想的，他的身體自由就將失掉保障。那時候，土耳其有一個名叫基瑪爾·皮依的文學家，富有急進的思想，他著了一部題名祖國(Watan)的戲曲，裏面講述着西歐政治；哈密德第二對於皮依本來十分痛恨，這本戲曲他更認為是有意侮瀆君王，他便立刻下令銷燬了這部著作，皮依也就祇得亡命到英國去了。可是，極度的壓迫，必然地引起了

更強烈的反抗，當時的土耳其，表面上看起來雖然有一個威風凜凜的哈密德皇帝，但暗地裏如軍事大學、軍醫學校等機關，卻都有祕密集會結社的事，在那裏醞釀革命了。基瑪爾所組織的「自由協會」便是革命團體中的一個。

一天晚上，基瑪爾和他的同志們，在君士坦丁堡斯坦波爾區的一間小寄宿舍的二層樓上，討論着一件事情。桌子上攤放着那一本禁書祖國。正在談得很興奮的時候，房門一點聲音也沒有的被推了開來，一個執着手鎗的警官呈現在他們眼前！

接着，一羣雄糾糾氣昂昂的警察擁了進來。基瑪爾和其他的十幾個青年，全都被捉了去，飽嘗那嚴酷的鐵窗風味。

#### 四 革命生活的展開

基瑪爾吃了三個月的政治官司，期滿出獄，又被放逐到小亞細亞的達馬薩（Damas-cus）的騎兵聯隊去工作。他到了達馬薩以後，並沒有因為吃了三月官司，減少了他革命的熱烈情緒；他毫不躊躇地又組織了一個「自由協會」的支部，費盡心機，照舊暗中

活動。後來，基瑪爾感覺到在這樣偏僻的地方，悄悄地離去了騎兵聯隊，把自己化裝得像地方，隨後又轉到薩羅尼加。薩羅尼加本革命運動的中心地。基瑪爾在那裏活動（Akapa）去。後來，幸遇君士坦丁堡的陸又被調到薩羅尼加，任第三軍團司令部基瑪爾重新回到薩羅尼加，立刻又稱統一進步委員會是土耳其第一次革國巴黎移到薩羅尼加，基瑪爾就把自由的各個革命團體，一律受這個總機關的已由預備時期而進展到實行時期了。

當時的土耳其國勢，非常危殆，簡直古拉一世，竟把土耳其譬作一個命在日

又是一個極端保守的專制皇帝，只知一味的高壓民衆，弄得人民怨聲載道；最使這老大的奧托曼帝國（上文已經說過，依據西洋歷史，土耳其帝國開國之君的名字叫奧斯曼（Othman）所以後來歐洲人對於土耳其族的種種稱呼，如「Osmanlis, Osmans, Othmans」或「Ottomans」之類，實在都是由奧斯曼這個名字的字音轉變而來的。這兒的奧托曼帝國，也是如此。——編者註）陷入更深的危機的，是國際形勢上的突然的變動。在這兒，我們不妨簡略地來敘述一下當時列強對土耳其的形勢。

土耳其在列強們眼裏是近東的一塊肥肉，誰都要來染指。俄國帝國主義向來是侵略土耳其的急先鋒，他們想把君士坦丁堡做自己的海口，所以自彼得大帝（Peter the Great）以來，俄國對土的侵略總是不遺餘力的。然而，英法帝國主義是地中海的霸主，他們當然不甘心俄國獨霸近東局面，因此他們總是互相聯合，抵制俄國；土耳其就在這種列強暗鬭的形勢下苟且偷生。但是，自從柏林會議以後，德國忽然大舉東進，聲勢逼人，英法不得不聯俄抗德。法俄協商和英俄協商相繼成立。國際形勢突然一變，土耳其的危機便更深了一層！